

江键宁 / 著

鸽子不爱飞

春风文艺出版社



春风文艺出版社

江健宁 著

都市言情小说

鸽子不爱飞

◎ 江键宁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鸽子不爱飞/江键宁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7

ISBN 7-5313-3101-2

I. ① 鸽… II. 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195 号

鸽子不爱飞

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钱海燕工作室

美术编辑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hunfeng.net>

Email: blhz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02 千字

印张 8 插页 6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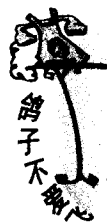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5872814 转 2050

百年好合



1

形容用力的时候，人们总爱说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吃奶究竟是怎么用力的我早就没有印象了，反正现在我用的力气肯定比小时候吃奶要大得多，甚至比举重、拔河还费劲。没有时间了。今天已经十号，距五月还有二十天。当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只剩下二十天却有数不清的事情在等着去做的时候，谁都得玩儿命。

要不先歇会儿吧？

不用。我又使劲吸了口气，能感到一滴汗水正顺着脖子根淌到了胸前的乳沟里。

早上特意没吃饭，就怕胃被撑大。为了与生俱来的婴儿肥，我忍辱负重糟蹋自己，经常饿得头晕眼花。最近更是变本加厉，不仅一日三餐减为两顿，还毅然取消了主食。早上在浴室称的时候明明已经瘦了一点五公斤，可是，当我在试穿这件名为“真情无限”的婚纱时，拉链却怎么也拉不上去。

婚纱店小姐显然没有受过正规职业训练，一点也不考虑顾客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居然在一边说风凉话，嗨，差不多就行了，反正是试样子，如果定下来了，还得照着您的尺寸重新



做呢。

别呀，再来一次。快点，一、二、三！

我拼了命使劲一收小腹，只觉得胸口猛地一紧，登时一口气憋在里面，上不去，下不来，整个人像被铁桶给牢牢地箍了一圈，不会动了。

婚纱店小姐终于舒了口长气，手脚麻利地打开插销说，好了，好了，你可以出去了。

我木偶一般跨出试衣间。

方立民正垂头丧气坐在沙发上，一下见到身穿婚纱的我不由得一愣。

我忍着无法呼吸的痛苦，露出了一个新娘应有的幸福微笑，立民，你看好吗？

他的目光像一只被人类追赶的花斑蚊子，惶惶不安在我身上停了一秒又匆匆离开，好像我是个化装成美女的妖精，多看一眼就有乱性的危险。接着他在身上一通乱摸，那副着急的模样就像在银行排队取钱，轮到他的时候却突然找不到存折。最后好不容易从兜里掏出了一包已经压瘪了的烟盒，这才应酬似的说，哦，你觉得好就行了。

这叫什么话？我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人家费了那么大的劲，就为了听他说这个吗？我不禁有些愠怒，什么叫我覺得好就行啊，你觉得怎么样嘛？

嗨，我又不懂。方立民立刻把烟点上，像在掩饰什么似的使劲吸了一口。大概怕我真的生气，马上又敷衍说，挺好，真的挺好。

我已经顾不上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了，这么长时间憋着，上半身被婚纱箍得连气都上不来，就像缺氧的鱼儿浮在水面，眼看就要奄奄一息。再待下去，“真情无限”随时可能绷线。我赶紧说，那我再换一件吧。没等方立民表态，立刻回到

了试衣间。

早知道这款“真情无限”并不特别合适我，但一个人穿婚纱的机会一生中也就这么一回，谁不想多试几套呀？又不是真的都买下来，当然要慢慢地挨着个地试过来。幸好其他婚纱尺寸余地较大。饶是如此，在换到第六套“百年好合”的时候，方立民还是一副可有可无随时准备离开的样子，好像我做的这一切跟他没什么关系。这下我真有点急了，因为我看中的婚纱只有这六套，而这一套是我最满意的。如果连这套他都看不上，我们就得另觅婚纱店。来这里朋友介绍，虽说价格比一般地方要贵，但这家店名气很大，式样也很独特，据说好些名人大腕结婚的时候都到这里定做婚纱。

我已经看出来了，方立民今天打定了主意要跟我过不去。首先他死活不肯定做礼服，被逼急了，才勉强同意租一套。他的理论是，一套要花近三千元的礼服使用率只有一次，不值当。任我磨破了嘴皮也不让步。我不能容忍他对婚姻大事的这种轻率态度，却又无法说服他接受我的价值观点，心中非常郁闷。

照着他的意思，我的婚纱也不用定做，到时候租就行了。为这个今天早上差点跟他大吵起来。我说，就算后半辈子穷得只能喝粥，我也得穿自己的婚纱结婚。

方立民没话说了。他知道这件事我绝不会让步，因为我憧憬穿婚纱已经很久，尤其是我提出了娘家买单这个杀手锏。事实上，老爸老妈确实给我一大笔钱。这么一说，他只好顺水推舟不再啰唆。

我继续诱导，你不觉得这套“百年好合”挺适合我的吗？这式样多简单呀，人家婚纱店的人都说我穿起来特别大气。

方立民显然有些疲惫，行，你喜欢就行。

我已经不奢望在他脸上找到一丝欣喜了，一上午的时间都





耗在这里，他已麻木。我忽然想到适可而止四个字，便说，好吧，就订这套。

接下来的日程是买戒指。

刚走出婚纱店，方立民就叫住了我，我问怎么了，他却欲说又止。我知道他最不喜欢逛商店，而我却跟他相反，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徜徉在商场里，东游西逛，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其实，今天早上出门他就拼命磨叽，我猜他压根儿就不想陪我出来，又不敢推辞，现在熬了一上午，已经到了他的忍耐极限。抱歉的是，这种事平时可以商量，今天没得商量。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十二点了，下午还有好多事情等着去做呢。

没走几步，他又停了下来，特别为难的样子，声音也没底气，怏怏，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与此同时，我也站了下来，不过目标是路边的一个落地玻璃橱窗。这是一家新开张的珠宝店，橱窗里的展品非常精致，款式很时尚，做工也一流，我一下就被它吸引了。

立民，我们进去看看吧。我一下打断了他的话，头也不回地朝珠宝店门口走去。

你等等。方立民一把拽住了我，表情很痛苦，活像一大早就坐在马桶上犯愁的便秘人士，其实，我早该跟你说的，可是……

怎么了？我望着方立民，见他那样为难，当即善解人意地问，是钱不够了吗？

不是。方立民立刻摇头。正好有一对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女也朝珠宝店走来，他就势把我拉到了一边，像是下了一个天大的决心，我知道你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都是我不好，我早该告诉你的，早该把……

心里忽然有种不祥之兆，你想说什么呀？

先答应我，你不许急。方立民心虚地望着我，你答应了我

就说。

我的手心不禁开始发凉，难道你……

方立民一看我的表情不对，赶紧解释，听我说，恬恬，你可别想歪了，我对你的心一直没变。

这一下我的心也跟着凉了，声音好像都不是从自己嗓子眼里出来的，你到底想说什么？方立民，你直说吧。

方立民知道我很少这样直呼他的全名，除非是生气的时候。他贼一样倏地看我一眼，目光随即避开，显得格外心虚，我……我是想跟你商量，你看我们能不能，能不能……把婚期……推迟？

哎呀我的妈呀，吓我一跳！我使劲拍了拍胸口，已经拎到嗓子眼的心终于又放了下去，我还当你要跟我分手呢。松了一口气后，忽然意识到还有什么地方不对，那感觉跟已经推上刑场的囚犯突然宣布枪决改死缓一样，脑子立时又蒙了，刚……才你说什么？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他急忙澄清，恬恬，你千万别误会。

当然没有误会。方立民是地道的北京人，大学时期演过话剧，还有谁能怀疑他的口齿不够清晰？我脑子立刻从他是否要跟我分手跳到了把婚期推迟，这么一想，不由得大惊失色，为什么？为什么要推迟？

方立民迟疑了一下，再次避开了我的目光，因为，我……还没告诉你，我马上就要出国学习了。

什么时候？

五月三号。

去哪儿？

德国。

德国？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我知道也没多久啊。





我有些恍惚，却想不出什么地方不对，下意识地驳斥他，可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结婚哪，我们的婚礼不是五月一号吗？我忽然找到了他话里的破绽。

这我知道。可是出国前我有很多工作要做，压根儿就没时间做婚礼的准备，我是怕来不及。

怎么来不及了？你去忙你的呗，本来也没指望你帮我，这些日子不都是我一个人在准备吗？我能行！

走过我们身边的两位妙龄女孩有些吃惊地回头看着我。

方立民立刻压低了语气，怏怏，我知道你行。但这样对你就太不公平了。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忙呢？

这样的事很平常呀。有的人结婚那天还在为单位的事情东跑西奔呢，还有人结婚当天就劳燕分飞的。

可我这一走……

你要去多久？

……一年。

一年？不才一年吗？又不是一辈子。你不用担心我会变成孟姜女。一年有什么呀？十二个月眨眼就过去了。

可是，“五一”结婚你不觉得有些匆忙吗？方立民这句话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

我心里更加疑惑了，继续反驳，怎么匆忙了？这件事新年就定下来了，五个月的时间准备还不够充分吗？又不是查尔斯迎娶卡米拉，必须让全世界关注。我们的婚礼也就是双方家长和一些亲朋好友参加而已。再说这些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如果你是因为觉得房子太小……

怏怏，不是这个原因。

那是什么？我狐疑地望着他，难道……你已经爱上了其他人……

你净瞎想，我怎么可能爱上其他人呢？他急忙申辩。

没有爱上其他人，你为什么要突然取消婚礼？

不是取消，是推迟。

这种时候推迟跟取消还不都一个意思。我顿时失了方寸，你说，到底推迟到什么时候？一年之后你回来吗？

这个……到时候再商量吧。方立民不敢直眼看我。

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气急败坏地说，不用到时候商量，我们现在就商量，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到底推迟多久？

方立民干脆给我一个沉默不语。

你说话呀！我又气又急，你怎么不说了？为什么要取消“五一”的婚事，请告诉我理由。

理由我已经说过了。方立民的声音很小，却很沉着。

方立民，我可不是三岁的孩子，那能叫理由吗？你分明是在推诿。我忍不住大声嚷嚷起来，霎时，路上行人都看着我们。

恬恬，你别这么大声好吗？方立民急忙拉住我。

我继续向他逼近，如果你非要把它当做理由，我只能说你在侮辱我的智商，你把我当成了弱智。

方立民见行人们都停下来看热闹，急忙伸手拦截出租车，同时说，行了，行了，咱们回去说吧。

我就不回去，偏不回去。

方立民非常狼狈，恬恬，你到底要怎么样啊？这可是在大街上。

我一急脑门儿就冒汗，鼻尖也都是汗珠，刘海儿全贴在脸上，满脸涨得通红，可以想象样子有多狼狈。但我顾不得这些了，气急败坏地冲着他嚷道，什么叫我要怎么样？我结婚请柬都发了，婚纱也买了，天下所有的人知道了，爸妈的飞机票都订了，婚宴酒店也安排好了，押金都交了。现在你突然一句





话推迟，叫我怎么向大家解释？叫我怎么向家里交代？

正说着，一辆出租在我们身边停下，方立民立刻拉开车门，一把将我拽了上去。

我脑子已经彻底乱了，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突然掉到了海里，拼死扑腾却什么都抓不住，只是没有尽头地往下沉去，心中无比惶恐。泪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滚了下来，也顾不得擦。我死死盯着方立民说，你告诉我实话，你到底在搞什么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以这种时候临时变卦？你，你太不负责任了。

出租司机的眼睛立刻出现在后视镜里。

方立民一看见我的眼泪，顿时心又软了，怏怏，你别哭呀。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吗？他搂住我的肩膀，小声安慰说，别哭了，别哭了。如果你一定要结婚，如果你特别想结婚，也不是不可以，那我们就结呗。就当刚才什么也没说。

啊呸！我使劲挣开他的手臂，心里更火了，别把我看得这么低贱，谁非要跟你结婚哪？是你在我们第一次的夜晚赌咒发誓一定要娶我为妻，是你说等我大学毕业了就马上结婚，是你在你父母的面前说你现在就想娶我，也是你在新年的夜晚主动向我求婚。现在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你又觉得没劲了，是吗？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想结就结，你想不结就不结，美得你！现在你反悔也来不及了，我还不结了呢。方立民，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令人置信的理由，要不咱俩没完！

欧阳恬，你别在车上撒野好不好？这里也是公共场所，请你自重一点。方立民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特别难看。他平时就爱面子，刚才那一席话肯定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不错，我的话是伤了他的自尊心，可他想没想过我的自尊心？一想到这点我就火冒三丈，谁撒野了？方立民，要不是你逼我，我会说这些话吗？要不是你发神经病在这个节骨眼上突

然推迟婚礼，我能这样失态吗？难不成出了这样事还要我感激你大恩大德？感激你对我手下留情没有在结婚的当天逃跑是吗？你真仁慈呀，仁慈得杀人不见血。既然你都知道这里是公共场所你丢不起这人，那你想过我没有？想过我的父母会怎么看，我的同事朋友会怎么想？啊，亏你还有脸在这里说什么自重，真要自重的话，那也是你！

出租司机的眼睛再次出现在后视镜里。

幸亏呀幸亏……方立民自言自语。

我狠狠盯着他，幸亏什么？

方立民没有接茬儿，却默默摇头。

望着他悲哀的神情，我越发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大声嚷道，幸亏什么呀？幸亏你还没有跟我结婚是吗？幸亏你醒悟得及时是吗？你还满脸委屈？好像我欠你似的，我欠你什么了？你说呀，你说呀!!!

方立民突然大喝一声，停——车！

只听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出租车在路边停了下来。

我不禁有些惊慌，你想干什么？你要干……

还没等我说完，方立民已经拉开车门跳了下去。

我下意识就要跟着他下车，可是理智与骄傲挡住了我的脚步。我眼睁睁看着方立民大步离去，就像赤身裸体掉进冰窟窿里，从头凉到了脚心。

就在这时，司机出于好心问了一句，咱们还往前走吗？

他不问还好，这一问让我怒发冲冠，我扯着嗓子大喊一声，废——话！



幸福家庭

我一直认为海水就应该是蓝的，森林就应该是绿的，鸟儿



就应该在天上飞，鱼儿就应该在水里游，老师就应该比学生有学问，男人就应该让着女人，家庭应该是和睦的，夫妻应该是相爱的，老人应该被尊敬，孩子应该受宠爱。

那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

我敢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世界上少有的模范夫妻。不，这样说并不准确，应该说他们是世界上少有的一对真心相爱的恩爱夫妻。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他们吵架，也从来没见过他们红脸。他们的感情特别好。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当年的物质生活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普通人家吃鸡多半只在逢年过节与特殊场合。我们家杀鸡，必有一只鸡腿会放在我的小碗里，另一只鸡腿，老妈总是夹到老爸的碗里，这已经成为惯例。只是，每到这时候，老爸就会趁老妈不注意，把那只鸡腿又夹回到老妈碗里。你就看吧，这只鸡腿就像空中飞人一样被两人夹过来让过去，最后肯定一分为二。即便这样，老爸也要把稍微大一点的那块让给老妈。他们这样卿卿我我的场面我从小就看在眼里，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相亲相爱的父母。我以为白头偕老讲的就是他们，百年好合说的也是他们。是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夫妻，他们的幸福生活就是我将来的人生目标。

我出生在 G 城。那是中国南方的一个普通小城，非常之小，一辆自行车半天就能转完整座城市。小城清洁而美丽，文物保护也很得力，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保留着明清的庭院和青石板小径。幸运的是我家就在其中一座小院里。那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下的。据说他曾是一名朝廷的命官。严格说起来，这座宅子不过是欧阳家的一处房产而已，这座城里还有一处更大的庭院，可惜，当年我太爷爷为了表示跟共产党走的决心，解放后就把这两处房产和房产证一并献给了当地人民政府。这些事都是后来听我堂伯父说的，据说我爷爷很早就参加了国民党，是傅作义的部下。一九四九年北京和平起义后，他

便留在了京城做官。当时我们家这一支在小城已经没人了。“文革”期间爷爷遭迫害致死，老爸和他的两个姐弟分别下乡插队，奶奶也被赶回了G城原籍，而她老人家在“文革”结束之后，说什么也不肯再回到北京那个令她伤心的地方去，最后她是死在这座小院里。

话说回来，当年房子是献出去了，欧阳家的人也得生活也得有地方落脚住下，政府便把这座小院拨了出来。这里不仅居住着我们一家人，堂伯父一家，另外还有三家外姓人也各占着几间屋子。

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

在我们家里，女权占了上风，毕竟女众男寡，老妈自然成为一家之主。这可不是说我老妈有多么厉害，实际上是我老爸谦恭儒雅，懂得让女人主内。老妈是G城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夸张一点说，G城的年轻人有一半是老妈接生的。老妈刚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是个事业型的优秀女性。她热爱她的工作，经常加班加点，从不叫苦叫累。她性格刚毅，不肯媚俗，美丽得就像雪山上圣洁的雪莲，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但实际上，她特别和蔼，特别善良，特别有内涵。

老爸是G城设计院的一名设计师。这座小城不少建筑都是我老爸设计或参与设计的。老爸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十过半的人了，看着只有四十出头，模样跟他的人品一样含蓄，就像橄榄可以长久地品味。他是老三届，曾经在东北插队，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凭着自己的实力考上大学的第一批人。他修养好，待人宽厚，最重要是对母亲那份深厚的感情。

老爸平时特别安静，在家不是看书就是看报，不像原来住我家对面的堂伯父，就是我爷爷弟弟的儿子，一点不懂得男人沉默是金，总是絮叨。老爸在单位也很低调，他设计了那么多房子，得了那么多大奖，可在分房子的时候一点都不踊跃，一





退再退，甘心把房子一次次地让给其他人。直到我上初中了，他才接受了单位的最后一批分房。但是，他居然拿三室一厅的新房子跟堂伯父一家的二间破屋子对换，让他们搬去新居。你说世界上有这么傻的人吗？话说回来，我也挺喜欢我们一家住了二十多年的这个小院。

在外人看来，我老爸沉默寡言得有些老实可欺，可当年有一件事一下就把大家都镇住了。那是高考放榜的时候。那年我们省进 C 大的分数线是六百二十分，而发榜时我的分数只有六百一十九分，只差一分哪，一分之差就要与我的梦想擦肩而过。

我在羡慕声中长大，三岁就能认数，四岁就会识字，五岁能够写信（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从小聪明过人，脸蛋也精致得像个洋娃娃，人见人夸。这些年，除了与生俱来的婴儿肥，可以说我的生命近乎完美。这也直接造就了我那高处不胜寒的志向——非要考上老爸的母校北京 C 大。

当时我都快急疯了，老妈也傻了眼，只有老爸沉得住气，他仔细问我考试经过，又耐心帮我分析考试得分。最后发现问题就出在数学上。要说其他科目我没有太大把握，可数学我有。我绝对清楚自己错了哪几道题，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分数比原先少。要在平时少一分多一分我不在乎，可那时候少一分就能要了我的命啊。

老爸不声不响去了高考办公室，接着又去了 G 城教育局，最后据说都惊动了省教育厅的领导。谁也没想到像老爸这样一贯谦让低调的人，愣是在万人之中把我的卷子找了出来，让高考办重新判卷。结论是，我使用的方法跟标准答案不一样，但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答案同样正确。这么一来，峰回路转，我的分数由六百一十九分一跃成为六百二十一分。我终于被北京 C 大录取了。

这件事一想起来我都感到后怕，如果没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老爸，很可能我至今仍在悔恨中饮泣。我想说的是，在我心

目中，老爸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我毫不掩饰地说，我深爱我的老爸。不言而喻，我找男朋友的标准会是什么了。老爸的完美已经在我心目中根深蒂固，我无法不拿他跟其他人相比。

我跟方立民是在大二的时候认识的。那天中午去学生食堂特别晚，平时排成长龙的列队已经没了。我匆匆来到一个窗口对里面的卖饭阿姨说，要一个狮子头和一份圆白菜。顺便说了一下，我们学校食堂做的狮子头是我当年觉得最好吃的美味。

眼看卖饭阿姨走近长条台案，手还没伸出来呢，条案上放着的最后一份狮子头就被旁边一个年轻服务员端了起来，咣的一下倒进一个白色搪瓷大碗里。那个年轻服务员朝阿姨笑了一下，又把一盘炒油菜扣进同一个碗里。

当时我就失望地叫了一声。

卖饭阿姨端着一份圆白菜走回来问，怎么办？狮子头没了。我忍不住扭头朝旁边的窗口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灰色羽绒服，脖子上挂着一条黑围巾的男生也朝我看来。想必我脸上的表情特别难看，心里更是抱怨连连，没想到那个男孩突然朝我笑道，哎，你也想买狮子头吧？要不给你，我还没动过呢。我立时喜出望外，真的吗？他马上把碗送到我面前说，你拿着吧。

后来有些后悔，怎么忘了问人家的名字。可惜这个带有感激色彩的念头只是稍微一闪，就像去了一趟卫生间，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一下又过了几个月。那天看电影，同屋的刘妍不知从哪儿搞到了两张楼下的票。她让我跟她一起坐。我们来到剧场时，离放映还差几分钟了。走到十三排，座位上已经黑压压一片人，我们必须从别人面前走过。

坐在最边上的男生主动站了起来，有礼貌地让我们进去。我突然发现这个人有点面熟，却想不起来曾经在哪儿见过，愣了一下，记忆终于苏醒，我立刻用手做了个吃饭的动作，大概他也回忆了起来，微笑着回应。这时候，剧场的灯突然暗了下





来，刘妍也在座位上急了。

等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广告片已经开始。刘妍小声问我，你认识他呀？我说不认识。刘妍立刻不怀好意地望着我说，那你跟他在那里说什么呀？我说，我跟他过去见过。刘妍马上就说，哟，看不出来，你跟他都认识。我赶紧解释，我跟他真的只是见过面，连名字都不知道呢。刘妍故意朝后仰去，拉开距离望着我说，真的？你真不知道他是谁？我说，真不知道。刘妍又靠近我神秘地说，他叫方立民，工程系的高才生，是学生会的。

真的？这回轮到我吃惊了。

我承认我对他突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而且一想到这点就心惊肉跳。

原本是打算在大学埋头苦读将来成就一番事业。老爹老妈在送我离家时也一再叮嘱不要过早谈恋爱。可是自从进了C大，高考时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好像突然断裂，似乎从心里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使命——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对得起他们的殷切期望。

当年能进C大纯属侥幸，多亏自己有自知之明，报了比较冷门的环境工程。来校半年更是恍然大悟，自己不过是个普通学生。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大气污染防治和固体废物处理，只是为了进C大不得不委曲求全。一旦明白这一点，我就变得务实起来，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里，要不就上网聊天、玩游戏、在BBS发帖，偶尔还逃课去逛街。我不再把心思都扑在学习上，更不想四年之后接着考研，甚至连出国都没有兴趣。

即将毕业的同门师姐告诉我们：学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毕业后什么地方要。而我们系的金教授更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她名利双收却婚姻不幸，二十年前离婚独身至今，脾气古怪得没人敢跟她接近。我可不想今后成为她那样有学问却招人